

陽明先生道學鈔

陽明先生年譜卷下

謹按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

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爲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歸功本兵宰輔憾焉是故不欲先生入京反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改造刪削先生曰冊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帳下士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

或僞書反間、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
填於溝壑、或以忠抱寃、而構死獄中、有將
士所不預知、步領所未嘗歷、幽魂所未及
泄者、非冊中所能盡載也、今於其可見之
功、又宜酬藉揚慎宜調戍死漢西矣裁削之、何以勵效忠赴義之士耶、乃
䟽乞辭封爵、謂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
大於掩人之善、惡莫深于襲下之能、辱莫
重於忘已之耻、四者備而禍全、臣之不敢
爵、非以辭榮也、避禍耳、䟽上不報

卓吾曰、兵部主其謀而擬

旨票

旨、則首內閣者實專其事、倘部議雖當而閣擬參差、則雖本兵亦無如之何矣。故先生之功、閣部寔共成之。與晉溪公前後十五札、極其鄭重、而閣老不得以寸楮相謝、過矣。及是乃滕口說而欲成之、以其輔頰舌、不亦勞乎。

二月、龍山公卒

是月十二日巳丑海日翁年七十疾且革

適

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達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

七月再疏辭封爵

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退正學承輔宰意也陸澄時爲刑部主事上

疏爲六辨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辨
正謗嘗聞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於是四
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
辨邪况其說本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
之言驟異于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
非咲而眩惑矣

九月、塋龍山公於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

二月

南京策士以心學爲問陰以關先生也門人徐珊讀策問嘆曰吾安能昧吾知以佞時好不荅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德洪下第歸見先生先生喜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動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

十一月至蕭山

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於蕭山宿浮峰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行諸友及時敏學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

海寧董澐號蘿石以能詩聞江湖年六十八遊會稽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長揖上坐先生異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納拜日縱先生徜徉山水忻然忘

歸其鄉子弟社友皆招之曰何乃老而自
苦如此。澧曰去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號曰
從吾道人。而先生爲之記。

八月宴門人于天泉橋

是時大禮議起。霍凡厓。席元山。黃宗賢。黃
宗明。先後以大禮問。先生皆不答。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于越。增前度
州薛侃三卷爲五卷矣。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

六月禮部尚書席書薦先生

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尚書席書爲疏特薦先生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券趨

闕謝

恩於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券謝恩之召尋不果

金言 卷一 五
九月歸姚省墓

有答顧東橋璘書其末繼以拔本塞源論
極可讀

十月立陽明書院于越城

門人輩爲之也在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
東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

四月復南大吉書

大吉入覲見黜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勤

懇懇略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先生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

八月荅聶豹書

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別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于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按豹初見稱晚生後六年出守蘇州先生已違世四年矣豹乃見錢德洪王畿曰吾

學誠得先生開發，冀再見稱，贊不及矣。茲以二君爲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

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

贊按：諸氏方以乙酉正月卒，而正億卽以戌十一月十七日生，天之報施仁人，其何如哉！使諸氏不死，張氏不得字矣。時鄉先輩有靜齋六有者，皆踰九十，聞先生得子，以詩爲賀。故先生次韻謝荅，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正億初名正。

聰後七年壬辰外舅黃綰因時相諱乃更
今名

十二月作惜陰說

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名曰惜陰請先
生書會籍故爲之說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

六月辭疏不允時

朝議用侍郎張璠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
江西湖廣軍務先生聞

命上疏言臣患痰疾又思思田之役起於土官
讐殺比之寇賊攻劫郡縣荼毒生靈勢尚
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臣謂今日之
事宜專責鑠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
小過假以歲月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
才能兼諳民情土俗如尚書胡世寧李承
勛者徃代其任疏入詔鑠致仕遣使敦促

上道

八月

先生將入廣、爲客坐私囑以戒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于斯者

九月壬午、發越中

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冲舟中、因論學問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語、德洪曰、何如、畿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

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若見得本體如此。就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畿曰。先生明日起程。晚可同進請教。是日夜分。客始散。洪與畿侯立庭下。先生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卽舉所辨。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及此者。德洪請問。先生曰。只是你自

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幾請問先生
曰汝中見得有此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
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卽
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
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接人乎

甲申渡錢塘

過釣臺有詩曰憶昔過釣臺馳驅正軍旅
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烟霧深往
迹如夢裡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胝仰瞻

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乃
如此、跋曰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
臺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
病足瘡徒顧瞻悵望書此付桐廬尹沈元
材刻置亭壁

丙申至衢州

有寄德洪汝中詩二首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踪
跡水雲疑、伏鉞非吾事、傳經愧爾師、天真

泉石秀，新有鹿門期。時德洪汝中方卜築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

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今祠有仰止，祠環海樓。太極雲泉瀉雲諸亭。

十月至南昌

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請見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

打坐有禪定意。先生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樾領謝而別。明日講大學于明倫堂。唐堯臣獻茶，得上堂趨侍。初堯臣不信學及聞講沛然同門。咲曰：逋逃主亦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

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

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十一月至肇慶

寄書德洪與畿是月

二十日乙未至梧州上謝

恩疏奏下尚書王時中持之得。

旨守仁才畧素優所議必自有見事難遙度
俟其會議熟處宜亟行者聽其便宜

聖明

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預言處分思田
機宜凡當路相知皆寓書致意有與楊少

師書求備員散局如太常國子之類其
與黃綰書曰往年江西赴義將士功久未
上人無所勸再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
醜特瘡疥之疾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難
收拾今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
反覆未可知也其

與方獻夫書曰思田之事已壞欲以無事
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
可減省一分勞擾此議深知大拂喜事者

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
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十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謝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州

二月思田平

先生疏畧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
毒已踰二年因詳十惡十善二幸四毀反
覆極言且曰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調集
防守之兵數日之間解散而歸者數萬惟

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
賓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蘇受等聞臣
奉命處勘始知

朝廷無必殺之意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
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
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
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歸境投生惟
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朝廷之意因復露布

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尅期聽降蘇受等
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率衆掃境歸
命南寧城下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
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諭以

朝廷旣赦爾等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衆
負固騷動一方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
軍民之憤於是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
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

五言 卷一 十三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人
臣。執法之義。于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
至其營。撫定其衆。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
總兵張佑督令復業。疏入

勅遣行人獎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
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

先生爲文勒石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
隨與思恩之人相比相煽。集軍四省。洶洶
連年。于是之時

皇帝憂念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廼今新建
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虞。
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
自縛來歸者一萬七千。悉放之還農。而省
之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
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
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
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
莫不尊親。

卓吾子曰。此碑石若出他人手。則字字皆金石矣。惜哉。先生自爲之耳。勞而伐功。而德非九三君子之終也。中間于羽事雖不妨比擬。但世人眼目小。世人如小兒成群。見一巨人大吼其旁。卽飛魂喪魄。哭欲死。先生寧不知邪。事只管做絕。口不言功。勞乃是經綸千古好手。且姚鏞是先生同鄉。旣代其任而爲之。莫說他罷事亦罷了。

四月議遷都臺于田州

五月撫新民

六月興南寧學校

七月襲八寨斷籐峽破之

八寨斷籐峽諸賊數萬南通交趾諸夷西
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腸仙臺花相風門
佛子及柳慶府汀古田諸徭廻旋連絡延
袤二千餘里流劫出沒爲害歲久比因有
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旣平
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

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等出其不意分道
征之。一月之內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
賊巢穴既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
捷乃

疏請經畧思田并斷籐峽八寨

一思田經畧事宜有三

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仍立土官
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
各夷之黨遂擬府名爲田寧以應識譎而

定人心設州治於府之西北立猛第三
爲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爲知州分設思恩
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并土目之爲衆
所服者世守之

一八寨斷籐峽經略事宜有六

移南丹衛城於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
田改鳳化縣治於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
流官於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鎮城堡于
五屯事下本兵持之不又心戶部復請覆勘故學不慮

左言
卷下
士霍韜等上疏極言之耳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以思田功也本月八日行人馮恩齋捧至
鎮

十月疏請告

謁

伏波將軍廟方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見伏
波至是拜祠下宛如其夢因識二詩焉又

祀

增城新廟所謂五世祖死苗難諱綱者廟祀
增城舊矣先生謁祠奉祭祀因過

甘泉先生之廬題詩壁間又題其居曰我聞
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
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
泉饑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十一月丁卯先生卒於南安

是月二十五日先生踰梅嶺至南安本府
推官周積來見積及門者也見先生咳喘

不已。便問無恙。先生曰病亟矣。二十八日
晚泊問何地。曰青龍舖。明日召積入。開目
視曰。吾去矣。有頃遂瞑目而逝。蓋二十九
日辰時也。卓吾子曰。予親筆到此。猶淚下。
不能揮。而彼當不啻口出者。反擠排不遺
力。何其妬賢嫉能若是也。彼桂氏無足言
數。稱相知如楊一清。喬宇輩。反視若寇讐。
小人肝腸。至此卒難掩矣。吾以謂湛甘泉
黃久庵。霍渭涯。林見素諸公。可敬也。時贛

州兵備張思聰迎入南埜驛就中堂沐浴如禮衾歛布政王大用先備美材隨舟以故臨終得力十二月三日思聰劉邦采以及門王大用以知己偕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觀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至贛提督都御史迎祭道左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安至南昌巡按儲良材提學趙淵請改歲行率士民昕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

是月連日逆風舟不得行。趙淵以及門故親祝柩前曰：先生豈爲南昌士民留邪？越中弟子來候日久矣。忽西風作，六月遂至弋陽。錢德洪、王畿將以廷試進京，聞訃遂迎喪。上嚴瀨，偕正憲等會于弋陽，訃告同門咸來奔赴。

二月庚午，喪至越。

是時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謚諸典皆不行。且又下詔禁僞學，故詹士黃綰疏曰：忠臣

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
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臣取其大
節。與之夙友。相知二十餘年矣。昨臣薦新
建伯王守仁。萼與不合。因不謂然。小人因
而乘間構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
夫臣所以深知守仁者。以其功與其事也。
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所以
終不容于世矣。守仁之大功有四。其一宸
濠不軌。內臣如魏彬等。嬖倖如江彬。錢寧

等文臣如陸完等皆爲之內應鎮守如畢
真如劉朗咸爲之外應若非守仁身任討
賊之事不顧赤族之慘倡義勤王伐謀制
勝則天下事未可知也今乃皆以爲伍文
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成
筭濠可徒搏而擒乎其二大帽茶寮泖頭
桶岡諸賊寨執連四省兵積累歲而守仁
臨鎮旬日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年年
事不得已乃起守仁以往卒能使盧王之

黨崩角來降感泣受杖而坐平一方大難
其四則兩廣八寨之賊百六十年以來不
敢問矣守仁乃假永順歸兵盧王降卒襲
而勦滅之若不聞知卒之以死勤事而猶
議其後不亦傷哉其學之大則曰致良知
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子何可異
也曰親民卽百姓不親而凡親賢樂利不
能與民同其好惡者亦非創爲之說也曰
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所謂知至至之

知終終之只一事也是守仁之學乃孔門正學可終廢而不講乎今萑乃以此非守仁遂致

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爲堯舜故臣不敢以此爲萑是也夫以守仁之學如此其功又如此而賞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崇之恩倡黨錮之虐今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埋空山鬼神有靈當爲惻然而况於人乎况於聖人乎臣實不忍見

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猶當
追崇而况今日且永順之衆盧王之徒素
慕威德今舉措如此恐失衆心關係夷情
甚非細故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
日憤寡過之不能聞守仁言忽有深省復
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
俗師友者也昔萼爲小人所讒臣爲之憤
旣而得白臣爲之喜非臣之私也今守仁
抱寃亦猶桂萼向之負屈也伏願

皇上擴一視之仁，特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

聖德。若此事不明，則萑與臣終不能忘。故臣敢爾直言，所以補萑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入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

十一月葬先生于洪溪

是月十一月發引，門人會葬者一千有餘。麻衣衰履，扶柩痛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

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
所親擇也、先是前溪入懷、與左溪會、衝嚙
右麓、術者心嫌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
帶、立于溪上、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
大作、溪泛、忽從南岸、明堂周濶數百丈、遂
定穴。

十年辛卯五月、門人黃弘綱會黃綰於金陵、爲
先生胤子王正億請婚。

先是有忌嫉者、行譖於朝、革錫典世爵、有

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一時煽動。胤子正億，時方四齡。與繼子正憲離仇，竄逐蕩析。厥居明年夏，大學士方獻夫署吏部，以刑部員外郎王臣爲浙江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先生之家，於是奸黨稍阻。時黃綰適陞南京禮部侍郎，弘綱徑往問之。綰曰：吾室雖遠，吾有弱息，願妻之。情關至戚，庶好與處。然老母在家，必得命乃可。於是德洪王畿走台請命，而以王艮主行聘。

禮

十一年壬辰九月正億往金陵時

正億外侮稍息內釁漸萌深居家扃同門
居守者或經月不見面於是僉事王臣推
官李逢興王良薛僑管州等議送正億至
金陵依舅氏以居 後至

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特撰先生像記

記曰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
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

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此幅是也先生在
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
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
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
間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
州乞歸省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
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府松月伍
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其地
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

日月可案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後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僥倖成功夫人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

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卽縱火毋爲賊辱鳴

呼此其功豈可謂倖成而其心事豈不瞭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余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兢。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執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

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議論如此。雖在賢者。不待賞自勸。彼其激勵將來。亦太無具矣。此予所爲深慨也。濠之亂。孫許死于前。先生平於後。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未有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於後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

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

卓吾曰徐存齋公作記大有感慨不平之
思以故得時行志將當日所盡奪者一槩
給與雖謂存齋公封先生子孫世襲新建
伯可也不啻口出徐公有焉而天之默佑
陰騭特地生一賢師相爲先生暴白中腸
亦可知矣夫方宸濠之自謂賢王以禮交
於士大夫也雖孔夫子必不能以遽絕而
自招不測之禍則先生縱與之交亦豈得

不謂之有深意者。擁兵上游，獨晉溪公與先生知之耳。使宸濠早知其如此，卽七首發矣。誰爲之養威蓄銳，以滅宸濠乎？當時諸公亦豈盡昧此著，特以忌功妬名，假藉之以爲詞也。是故不宜與辦。

隆慶元年丁卯五月始

詔贈新建侯謚文成。本年正月內詔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贈謚而未得者，許部院科道官議奏定奪。於是給事中御史皆疏上

原任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道德功勳宜膺殊卹下吏禮二部會議得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竒勳久已見摧於輿論封盟錫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疏上報可制曰竭忠盡瘁固臣子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

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袞，事必待乎論定，恩
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
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
拜省郎，獨奮乾坤正氣，身瀕危而志愈壯，
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
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旣崇，猷
爲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勘亂解分，無
施弗效。閩粵之箚，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

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
胤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于吳楚之
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
稷之偉勲申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夷兩
廣旋至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
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庸旌
伐追曲江之遺卹庶以酬勞茲特贈爲新
建侯謚文成錫之

誥命於戲鍾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

世登南國之功，未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
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六月十七
日，遣行人司行人

賜造墳域，遣浙江布政司堂上正官與
祭七壇。

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王正億襲伯爵。

先是元年三月內，給事中御史等官爲開
讀事，上疏請復伯爵，吏部奉

旨移咨江西巡撫都御史，會同巡按御史查

覆征藩實跡。時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孔昭
并巡按御史秦應復爵廕相同。於是吏部
奉

欽依。仍會同各官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
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逾
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
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

宗社磐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
之靖遠咸寧其功尤偉委應補給

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議上

詔遵

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至三年五月浙江巡按御史奏議爵廢吏部復請

欽依仍會同各官議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乃

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失封爵

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蕃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撫勦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

社稷之輕重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爲報至于死綏宣猷勦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廕則可槩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

平隣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
首懼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
叛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
獻于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
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
之畧若少有踈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
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垂後靖遠
咸寧姑置不論卽如寧夏安化之變比之
江南難易迥絕遊擊仇越于時得封咸寧

伯人以爲宜同一藩服捕反何獨于新建
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御史欲要改廢
錦承衛于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
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伯王正億
不必改議以后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
明旨許其世襲

詔從之准照舊世襲

卓吾子曰方讒構之間興則雖

肅皇入繼諸賢滿朝爵旣錫而後奪門下如林

愛莫能助。迨公論既定，則一徐公首官，無及門者，爵既奪而復世，如指掌耳。雖先生仁心自然，恩澤淪洽，天必世世佑之。然徐公之賢，亦安可掩也。觀徐公先生像記，可以見公。

年譜後錄

刑部主事陸澄辨忠讒以定國是疏

臣切見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堯戶科給事中毛玉各論劾下憂新建伯王守仁

似若心迹未明，功罪未當者，此論既俱一
二嫉賢妬功之徒，必有和者矣。臣係守仁
門生，知之最詳，寃憤寔甚，故敢昧死一言。
謹按守仁學本誠明，才兼文武，抗言時事，
致忤逆瑾，杖至幾死，謫居龍場，居夷處困，
動心忍性，獨契道真，荷蒙錄用，遷至巡撫，
其在南贛四征，而福建、湖廣、廣東、江西數
十年逋寇，一時掃平，因奉

勅勘處叛軍，道經豐城，天遂反風，不但賊不

能加害而倡義勤王不旬日而寧藩擒滅矣人但見其處變之從容而不知其忠誠之激切但見其功成之容易而不知其謀畧之淵微但見其遭非常之構陷而禍莫能中而不知其守身行已絕無毫髮之可議當時張銳錢寧輩以不遂賣國之計而恨之張忠江彬輩又以不遂冒功之私而恨之宸濠劉吉輩又以不遂篡逆之計而恨之凡可以殺其身而赤其族者誅求搜剔

何所不至。使守仁初有交好之情，中有猶豫之意。後有貪冒之事，諸人其有隱忍而不發，而故留之，以待啓充毛玉而後發乎。

皇上龍飛，褒慰殊恩，形于

詔旨，天下方爾快睹。

朝廷之清明，今功罪既白，賞罰既定，不意乃復有此恠僻顛倒之論，欲以曖昧不明之言，掩其昭揭不世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論者之意，大槩有六：一謂宸濠私書有守

仁亦好之語。二謂守仁曾遣龔元亨見宸濠。三謂守仁亦爲賀生辰而來。四謂守仁起兵出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破城時縱兵焚掠殺人太多。六謂宸濠本無能爲。一知縣之力可掄。守仁之功不足多。而捷本所奏粧點太過。臣竊究之。不過忌功之心耳。夫宸濠私書守仁亦好之說。乃啓充得於湖口知縣章玄梅者。切思刑部節奉。

欽依原搜簿籍盡行燒燬今玄梅之書從何而來若出于宸濠之口尤爲不足信矣夫聖賢用心實非尋常可測使守仁欲圖宸濠而幾事不密則亦不過如孫燧許達之一死以報國而已何以能成後功而貽

皇上今日之安乎假使守仁畧有交通之迹而卒以滅之其心事亦可以自白於天下後世矣况以其絕無可憑信者遂疑其心而舍其討賊之大功哉其遣奠元亨者以元

亨素懷忠孝。或可萬一啓其良心。而寢其
邪謀也。及元亨一見不合。遂歸使言合志。
投當留信宿。何宸濠反逆之日。而與元亨
反在數千里之外乎。今元亨之冤魂既伸。
而守仁之心事不白。天理人心安在也。毛
玉謂守仁因賀生辰。偶爾遇變。然宸濠生
辰在十三。而守仁以十五方抵豐城。既係
往賀。又胡爲獨後期不至也。其言守仁由
王懋中等攀激起義。尤爲乖戾。夫守仁近

豐城五里而聞變，卽僞刻兩廣都御史揚
且大兵將臨，火牌於知縣顧泌，接見之時
令人詐爲驛卒，走遞守仁，佯喜以爲大兵
旣至，賊必易圖。當令顧泌傳牌會城，以恐
宸濠。時有報稱賊兵千百追至，急乘漁舟
得脫。此時王懋中安在，次日奔至蛇河，遇
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而府城不足恃，又奔
入新淦城。度城亦不可居，乃復奔至吉安
而吉安之倉庫實，乃駐劄其地，傳檄遠近。

起調軍民一面榜募忠義之士令本府以書請鄉官王懋中等盟誓勤王此時若非提督軍門以便宜起調各處軍兵官聽致仕鄉官遂集乎今乃顛倒其說謂守仁掩懋中之功天理人心安在也至於破城之時焚者官中自焚官兵救焚者也殺人者知縣劉守緒以守仁號令閉門者生迎敵者死故殺迎敵百餘人耳夫合省之民在城內者各受濠銀二兩米一石爲之拒我

是卽賊也。殺賊何罪耶。向爲王宮。今爲賊巢。昔爲國寶。今爲賊贓。卽焚之掠之。亦又何罪。今舍大功。摘小過。是黨宸濠。而欲爲逆賊報仇也。且宸濠執焰熏天人。皆望風逃遁。及守仁調兵四集。搗其巢而散其黨。羽翼俱盡。妻妾赴水。然後知縣王冕得而執之。今乃以爲一知縣可擒。甚無據也。果若所云。孫燧許逵。何爲被殺。三司衆官。何爲被縛。耶。楊銳。張文錦。何爲守城一月不

敢出戰必待省城破而賊自解圍耶伍文定何以一敗而被殺者八百人其餘諸將又何以戰之三日而後擒滅邪至若奏捷之外或作僞牌以疑賊心或行反間以解賊黨所不載者尤多而謂以無爲有可乎彼時宸濠首事震撼兩京守仁以一書生談咲平之於旬日之內功亦奇矣使不即滅而貽

先帝親征之勞臣不知賣國之徒計安出也又

使不卽滅而

先帝崩臣又不知

聖駕之來能高枕無憂否也今建不世之功反
遭不明之謗天理人心安在哉臣知守仁
之心決非榮辱生死所能恐動但恐公論
不昭而忠臣義士解體此萬世忠義之冤
而國是之大不定者宜乎天變之疊見耳
臣與守仁分係師生義同生死伏願

聖明乞降綸音慰安守仁仍戒飭言官勿爲異

論庶幾國是以定而亦消天變之一端也。
光祿寺少卿黃綰明軍功以勵忠勤疏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操柄也。得其操柄，死命可致，天下可運之掌。今乃不然，凡盡忠勤職者，卽譏讒蜚集，黜辱隨至。以此操柄失御，人皆以奸諂巧避爲賢，孰肯身任其事哉？臣不能枚舉，姑以

先朝末年

陛下初政一事論之，如宸藩構逆。

陛下身見之矣。腹心應援，布滿中外。鼎卿近倖，賄賂交馳。賣國奸臣，待時發動。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惟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乃遣優人齎諜，假興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牽疑賊謀，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謬托腹心。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非此謂邪。功成之後，瘡痍未復。

武皇帝南巡，危疑莫測。守仁益竭忠勤，僅獲身。

免守仁爲忠可謂艱貞竭盡者矣使時無
守仁竭力效死腹心暗助京師存亡未可
知也雖畢竟天命有在終必殲夷然曠日
持义士夫戮辱蒼生荼毒可勝言哉今受
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變待命
而已且守仁家在浙東與江右壤接一旦
長驅父兄宗黨有噍類乎守仁於此夫豈
不思固自分必死雖夷滅而不悔也守仁
之志可謂精貫白日矣向者南贛乏人皆

以守仁兵威武畧竒變如神以是恭察桶
岡大冒淵頭諸寨以火擒滅增縣置邏堅
明約法遂爲治境江右之民建立生祠歲
時虔祝民心不忘又可見矣

皇上登極命取來京宴賞既不果特陞南京
兵部尚書乃因言者謂不當賞宴以致奢
費耳夫

陛下太官之厨一餐之宴所費几何猶勞論列
乎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皆邪

比蔽賢嫉功之所爲也。守仁後丁父憂，
滿遂不起用。反時造言排論，雖蒙拜爵，銖
券未給，祿米未頒。

朝事無與跡。比樵漁縱使有過，何庸論及。而
况但見其功，不見其過哉。其用意尤可知
矣。不獨守仁，凡共勤王大小臣工，亦廢黜
殆盡。姑舉一二言之。彼時領兵知府，惟伍
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邢郇徐
璉陞布政，卽令閒任矣。彼亦何過。縱使有

過八議惡在戴德孺雖陞布政旋死于水
皆無廕子副使陳槐因勸宰臣觸怒獨黜
爲民御史伍希儒謝源輒以考察去官夫
陳槐邢郇等皆抱用世之才秉捐軀之義
因功廢黜深可太息使他日無事則已萬
一有事而復責以捐軀效死難矣况乎守
仁學本性命才優經濟以

陛下首出之資若與之浹洽講明天下之治生
民之治可勝言哉前尚書席書吳廷舉今

侍郎張璠咸薦于朝曾蒙

簡命用爲兩廣總制臣謂總制寄止一方何若用之

廟堂贊襄密勿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伏惟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難早召守仁令與大學士楊一清等共圖至治別委賢才以爲兩廣總制仍

勅該部給與守仁應得鐵券祿米將陳槐邢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

事例議錄戴德孺量與襲廕此實

陛下今日奉

天所操大柄不可移奪者宜早收之以爲使人
宣忠効力之勸

霍韜地方疏

臣見巡撫兩廣新建伯王守仁已將田州
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勦平八寨及斷藤峽
等賊臣等皆廣東人備知各賊爲害實跡
嘗竊切齒蹙額而歎曰兩廣良民何其不

幸生隣惡境未知何日底寧也又竊計曰
兩廣地方何日得一好官勦平各巢使良
民得安而頑民染惡未深者亦得格心向
化也乃幸恭遇

聖明特起守仁撫勦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喜
聖天子知人之澤兩廣地方自是有底寧之期
矣是役也臣等又爲守仁計曰前巡撫動
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蓄軍
餉用費不知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

去庫銀若干萬米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
鄉兵民壯打手又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
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吊巖賊
出圍肇慶府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
實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若守仁者乘
此大敗殘破之後仰承

聖明拔濯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
萬米數百萬餘勦平田州報功數萬級人
亦必且曰是天下之大功也而守仁乃不

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

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
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
守仁不惟能肅將

大威且實能誕敷

天德也若八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
恩可比天下十三省多平壤惟廣西獨在
萬山之叢其山險其水迅故諺語曰廣西
民三而賊七由山高土惡氣習兇頑雖良

民至者亦化爲賊也。八寨賊則洪武以來所不能平。若斷籐峽則自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僅一討平之耳。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若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劫掠亦屢請征討。若八寨則自

國初至今未有敢議征討者。四方頑民犯罪脫逃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隣近流賊避兵追勦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八寨實四方寇賊淵藪而斷籐峽

又八寨羽翼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綏懷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廣歸師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效命之衆兵雖勞而不怨二也。所誅真積年巨盜非徃日報功濫殺者比三也。因勢利導

省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
舉而成民不知擾五也極惡者先誅其細
小巢穴皆願去賊從良得勦撫之宜六也
八寨既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綠水新
寧思平之賊合數千里皆可漸次撫勦兩
廣良民得安生業紆

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簾峽而不知
經畫其地爲久遠之圖以故賊復熾盛若
八寨則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寇守仁既

一旦掃平，卽徙建城邑以鎮定之，誅惡綏良，長治久安，八也。然則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蓋計之甚熟，錢糧夫役又不待仰足戶部而後有處，其以一肩分

聖明南顧之憂，亦真可謂之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是誠何心也。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竭忠，不幸奸臣張忠、許泰等欲掩守仁之功，以爲已有，乃揚言

曰王守仁初與賊同謀及見公論難掩乃
又揚言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
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
宇亦忌守仁之功遂不與辨白而黜伍希
儒謝源俾落仕籍王守仁不辨之謗至今
未雪可謂黯啞之冤矣甚矣小人忌功足
以誤國也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等江西
之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
不白又無以勸策動之臣是皆天下地方

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輕重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土官立功人等，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耳。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親聞守仁之功，今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覆題，又欲再勘，臣恐城堡不得修築，逋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勝可慮也。是故冒昧進言，惟願

聖明乞早裁斷，俾官僚早有激勸，城寨早得修

築逋賊早得招安良民早得復業嶺海之外歌咏太平祝頌

聖德實臣等所以報

陛下知遇之大端也亦臣等自爲地方大慮也非得已也

錢王諸及門等搜錄

先生征濠反間遺事

龍光云是年六月十五日至豐城聞變時
參謀雷濟蕭禹皆侍因濠進兵將及乃潛

入小漁舟與濟等同載得脫其假駕兩廣軍門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爲機密重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悞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等因意示

言
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於兩廣各處起調
兵馬潛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不敢輕進
使濟等密遣垂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
省城又與濟等謀為迎接京軍文書云提
督軍務都御史王 為機密重事准兵部
咨該本部題奉

聖旨許泰却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
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
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

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畧、并心協謀、依期速進、無得彼先、此後致悞事機、欽此等因、咨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奉

勅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遇寧王之變、見已退往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

勅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

到緣由係奉

朝廷機密勅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
謀其時必以寧王之兵尚未舉動今寧王之
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此來官兵
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悞事機以本職計
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
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
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寧王
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

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其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皆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

勅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

勅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府地方。本職起兵

十萬遵照

勅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發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合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請查照裁處併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速差乖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

慣能走避家人，重與盤費，星夜前去。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令其密去報知，差人四路跟捉，備細拷問。當時殺死宸濠，以是疑養正等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士實書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于勢之不得已，但身雖陷于羅網，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

萬無一失矣。然機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執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遽出耳。昨凌閔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于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粗漢，易有漏洩。須戒令慎密，又曲爲之防可也。目畢卽付丙丁，知名不具，與劉養正書同，乃遣。

雷濟設法差遽李士實龍光設法差遽劉養正各差遽人亦各被宸濠殺死濠由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自疑上下已離兵勢日衰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於二十二日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卽位直犯京師因聞前項反間疑阻遂不敢出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候久不出亦各退阻其後宸濠雖探知四路無兵然師老氣衰亦多潛來投降我

師一候宸濠出城卽統兵而進龍光曰當時若不行間以疑宸濠宸濠必卽時擁兵而出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時爲備所以破敗宸濠使之坐失事機全是行間遲疑宸濠一着今人讀奏冊所報皆是可書之功不知書不能盡者固十倍於奏冊也又言寧藩事平京邊官軍南來無所搜求咸泄毒瘡怒於異元亨與濟禹光等元亨被執光等四竄逃僑家破人亡

當日光等粘貼告示，標幟旗號木牌皆是。半夜昏黑，衝風冒雨，涉險破浪，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遣行間人役，被濠殺死，俱是親信家人。各議者不究始末，并將在冊功次亦盡削去。又言先生既破會城，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及發兵逆擊宸濠，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衆已聞會城攻破，及見木牌，爭取散去者不可計數。二十五日戰于鄱陽，因風不便，我兵少挫。先生

卽令斬取先却者頭各兵殊死抵敵賊兵始敗忽見一大牌大書寧王已擒諸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亂次日賊益窮促宸濠泣辭官眷思欲潛逃見一漁舟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舟接濟竟送中軍諸將未知也雷濟曰昔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天告曰天若憫惻百萬民命幸假我一帆風頃之舟人謹諫濟禹取香煙試之舟上果然已而北風大作

時濠追兵將及先生呼一小漁船自縛曰
勅令濟禹持米二斗。斲肉五寸。與家眷遂別。
臨發問濟禹曰。行備否。濟禹同對曰。已備。先
生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未得。先生令
取船頭羅蓋。曰。到地方。非此無以示信。及
至吉安。城下戒嚴。舟不得泊。濟禹揭羅蓋。
城上遂謹譟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
迎入。或問先生用兵有術否。曰。用兵何術。
但能養得此心不動。乃術耳。凡勝負之決。

不待臨陣而卜，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

昔與濠逆戰，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爲火攻之具，是時前軍正挫，某某對立矍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平日智慮豈有不足，臨急忙失如此，智術將安所施。鄒謙之云：昔鄱陽交戰時，先生與同志坐中軍談學，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談說如初，神色自若。頃之走報賊兵大潰，先生又出見諜者，退。

而就坐談說如初，神色自若。錢德洪曰：「洪事先生八年，同門有問及兵事者，皆不荅。以故南贛寧藩始末，皆不與聞。先生沒後，搜錄遺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用間一事，去年主試廣東，道經江右，訪問龍光始獲，間書間牌諸稿，并所聞於同門者。」

甘泉撰

先生墓誌銘

故友新建伯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
岳舅禮部尚書久菴黃公之狀及書來請
銘曰公知陽明者也非公莫能銘甘泉子
曰吾又何辭然而公亦知陽明者也非公
莫能狀公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
大吾又何辭乃發狀而謹按之讀世係狀
云云曰公出於龍山大宗伯公華推其遙
遙遠派於晉高士羲之光祿大夫覽焉其
有所本之矣夫水土之積也厚其生物必

審有以也夫。讀誕生狀云云曰：其異人矣。陽明公殆神授與。讀學術狀云云曰：初溺於任俠，再溺於騎射，三溺於詞章，四溺於神仙，而五溺於佛氏。正德丙寅始歸正于聖賢之學。會甘泉子于京師，遂相與定交而講學焉。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已未禮闈第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差督造王威寧墳，獨受劍佩之贈，以與少時夢協也。蓋兆之矣。疏邊務，陳時政，闕失有聲。

授刑部審囚。淮甸有聲。起補兵部。上䟽觸
劉瑾。廷杖不死。謫貴州龍場驛丞。萬里矣。
然而公不少怵也。端居嘿坐。而夷人自化。
又益有聲。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自沉于
江。至福建而始起。故其登鼓山之詩曰。海
上會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益有徵
也。甘泉子聞而笑曰。此佯狂避世者也。爲
作詩曰。佯狂欲浮海。說夢痴人前。及後會
于除陽。彼誇虛執有。以爲神奇者。烏足以

知公哉。復起尹廬陵。六月而百務具舉。有聲。取入刑部。改吏部。驗封有聲。因爲甘泉子曰。乃今可卜隣矣。遂就甘泉子長安。灰厰右隣居之。而時講于大興隆寺。久庵黃公宗賢與焉。三人相譙洽。語意和平。久庵曰。他日天台鴈蕩。當爲二公作兩草亭。後二年。陽明公遷貳南太僕。聚徒講學。有聲。又明年。甘泉子丁憂。扶母柩而南。陽明公時轉南京鴻臚。出吊於龍江關。而公亦卽

轉爲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云。甘泉
子曰：雖有大司馬王晉溪知已，亦以陽明
公素蓄銳士，以待不時之用，迅雷呼吸之
間，人莫能測也。讀平江西之狀云云。甘泉
子曰：先是余居憂，致書于公，幸因閩行之
便以去。以公時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
萌之禍，不去必爲楚人所銓，而公兩不報。
未幾寧府變作，公幾陷於虎口，而能倡義
檄諸遠近，起兵會于豐城，誓師分攻七門。

七門大開遂除留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
劫取之印安脇從之民釋被執之囚表死
難之忠據省城絕其歸路直趨樵舍遂擒
宸濠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也然始而翕
然稱爲掀天揭地之功矣既而大吏妬焉
內幸爭功者附焉輾轉殫力竭精僅乃得
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所以危而不死者
內臣張永護之也於大吏門列不亦愧乎
由是遂流爲先與後擒之言上下騰沸是

不足辨也。使陽明公而實許劉養正，則濠殺孫殺許，必待陽明至乃發。陽明未至而發者，知絕意于陽明之與已矣。使陽明而許之，必乘風直抵南昌，必不與豐城聞顧似告變，即謀南奔以倡大義，奪漁舟使如漁人，然以奔吉安矣。其遣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勝公也。且濠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比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陽明爲之制其後，兵威足以累之，使不前也。又

以據會城絕其資重與歸路也功莫大焉者也。若夫百年之後忌妬者盡死天理在人心者復明則公論定矣。已而

賜勅錫勞封新建伯奉天征討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于是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參乎其間矣。公丁父憂四方從學者日衆有迎忌者意致有僞學之論者人其勝天平或以浮

語阻公六年不召尋因論薦命爲兩廣總督或曰其且進且阻使公不得入輔乎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奏行勦之患卡行撫之善卡乃撤防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世設苗守而思田靖矣夫其不革岑猛之後以夷治夷之道也人知殺伐之爲功不知神武不殺者功之大也仁與義兩得之者也讀八寨之狀云云或曰八峒掩襲村落以爲功無破巢之功也辨者

曰陽明縱貪功當取岑氏盧蘇王受之大功不宜舍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不知不武甚也夫宣慰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不意兵家之奇不可豫授者也而以病陽明焉將使爲宋襄爲陳儒之愚邪非馭戎不測之威矣事後而請告病亟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命其卒于南安途次而不及命下亦命也江西輔臣進帖諳公上革之恤典人衆之勝天也亦命也百年之後

天定將不勝人矣乎。甘泉子始詔入禮部
面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爲
之。輔臣默然。公卒，兩廣江西之民相與哭
於途，曰：哲人其痿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
於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又且相與
吊於家，曰：斯文其喪矣！父庵公爲之狀，六
年而后就，慎重也。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
銘諸墓，將使觀厥詳于狀也。

父菴撰

先生行狀節畧

先生年十歲有相者謂塾師曰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已未登進士與太原喬守廣信汪俊比地李夢陽河南何景明姑蘇徐禎卿白下顧璘山東邊貢諸名士以才能相馳騁學古詩文

公知廬陵入覲予時爲后軍府都事雖與公有通家之舊實未知學執友柴墟儲公耀與予書曰近日士夫如王公伯安趨向

正造詣深，足下肯出與之遊，麗澤之益，未必不多。予因卽夕趨見，公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而遽至此？」予荅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公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卽問曾識原明否。來日請會，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之盟。明日，公令邀予會湛甘泉於別館。又數日，甘泉與予相約，告喬白岩，乞轉懇楊邃菴冢宰，留公于此。楊乃擢公爲吏部驗封主事。予三人者，自是暇必會聚飲食。

落居必共務各相砥礪以成所學壬申冬
予告歸公爲文與詩送予并托予結茅天
台鴈蕩之間而共老焉甘泉亦欲買地蕭
山湘湖之間爲屋與余三人共之

巡撫南贛時屢請勅便宜行事衆皆笑以
爲迂惟本兵王公慨然曰

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
必與之

十四年公再疏乞歸當路忌公欲從其請

王公瓊逆知寧藩必反一日召其屬主事
應典曰我寘王某於江西與之便宜行事
者不但爲溪洞諸賊若有他變非便宜行
事勅書旗牌何以施用時福建有叛軍進
貴等之變公謂此小事本不宜煩王某但
假此牽掣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
耳爾可爲我做一題稿來看

公自吉安倡義兩上疏告變王公瓊揚言
於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賊不久當有

捷報但

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

公稱病淨慈寺張永太監在

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之忠勲及彬等欲加害之故既而彬等果誣公欲反

上不信彬等又言苟不信試召之必不來

上遽召公公卽奔命至龍江關忠等又從中阻之使不得見公乃綸巾野服入九華山待命張永聞知又力言于

上曰王守仁實忠臣聞衆欲爭其功欲并棄其
官入山修道由是

上益信公

田州亂張公孚敬拉桂公萼同薦公總制
兩廣桂不得已勉從之予時爲光祿少卿
先疏論江西軍功及公才德堪任輔弼

上喜親書御劄并疏付內閣議楊一清忌公與
之同列乃與張孚敬具楫對曰王守仁才
可用但好服古衣冠談新學人頗以此異

之不宜入閣，但可用爲兵部尚書。桂知大怒，詈予，潛進揭帖毀公。

上意遂止。公亦遂扶病蒞任。旣復，思田平八寨。楊公與桂公謀曰：「守仁事完回京。」

上復命見如何？且黃某與張羅峯又薦之。若得見，必留用無疑也。於是又題命公兼理巡撫。公復上疏乞骸骨，就醫養病。因薦林富自代，以未離任，便手交代也。前曾薦致仕都御史伍文定與侍郎梁材代已矣。又一

月公乃班師至大庾嶺謂布政王公大用曰爾知孔明所以付托姜維乎大用遂領兵擁護爲敦匠事公旣逝柩經南贛雖深山窮谷男婦老弱皆縞素匍匐哀迎行道之人無不流涕者詎至桂欲因公乞養病疏叅馭害公令該司匿不舉乃叅其擅離職役及處置思恩八寨恩威倒置又詆江西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先此張羅峯見公所處岑氏及蘇受得宜征勦八寨有

方極言稱嘆謂予知人又述在南京時與
言惓惓欲公之意曰我今日方知王公之
不可及卽薦於朝取來作輔共成天下之
治桂與楊聞之皆不樂乃喉錦衣衛都指
揮聶能遷誣奏公用銀百萬托余送與張
某薦爲兩廣余疏辨其誣奉

上旨黃綰學行才識衆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
輿論推重聶能遷這厮捏辭妄奏傷害正
類都察院便照前

旨嚴加究問務要追究與他代做奏辭并幫助
奸惡人犯來說黃綰安心供職不必引嫌
辭避下能遷于獄杖之死時予爲詹事桂
楊計必欲害公惡予在

朝適有南缺卽推予補南京禮部侍郎明年

春

上將郊桂密具揭以進

上遂允削公世襲伯爵并常行卹典贈謚人至
今以爲恨蓋當路忌之旣深而南北言臣

承望風旨，反肆彈劾。雖平日雅好公者，方公成公時，亦心害其能。公既一言不發，雖及門，或一二真相信者，疏辨其誣。公又極力止遏，深以爲不可。乃考察之年，邢珣、徐璉、陳槐、謝源等，一切被黜。則公雖欲不言，不得矣。汪鉉以予諱大同之征，當分別善惡，不當玉石俱焚。汪鉉迎合張公，劾予回護屬官，難居大臣之位。調予邊方參政，賴聖明令復原職。鉉又論公僞學，指予黨邪不忠。

及所以許婚携撫者予又疏明公學術忠
正亦賴

聖明拔之宵寐察其與守仁之無辜於乎公與
予平生所期何如也而今固止此也夫
李卓吾曰獲上信友原是一事久菴之信
友如此獲上如此吾以久菴先生可愛也
而

世廟知人之明亦安可誣乎方陽明先生之居
驗封也浙之宦遊京師者數載之間何啻

百十餘人，獨約父菴與甘泉三子爲同志之會，結終身之盟。則陽明固已物色之早矣。父菴雖欲不犯衆怒，以爲先生辨，又可得耶？與婚撫孤，忘身排難，陽明先生可以死矣。矧及門之士，聯屬四方，孜孜講學，不憚固以先生獨得洙泗之原，的爲中興之教主，亦以父菴之爲倡也。李贄小子，故復詳列書院人數地方，以附于先生年譜之後焉。

年譜後人

嘉靖九年庚寅，門人薛侃建精舍於天真山祀

先生

天真距杭城之南十里，山多奇巖古洞，下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臨胥海。先生居越時，嘗欲擇地當湖海之交，使目前常見浩蕩，及起征思，田洪畿等相隨渡江，偶登此山，若與意會，以告先生，先生曰：吾二十年

前曾遊此故至西安遺二詩有天真泉石
秀新有鹿門期之語侃奔師喪既終墓患
同志聚散無期億師臨別遺念遂築洞于
山麓董澐等董其事

十一年壬辰門人方獻夫合同志會于京師時
江西桂萼在

朝方嚴禁講學薛侃等已遭罪譴京師方諱
言學是年編修程文德歐陽德楊名在翰
林侍郎黃宗明在兵部戚賢魏良弼沈謐

等在六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適黃
縮以進表入洪與畿以趨廷對入與林春
徐樾林大欽等四十餘人始定日會之期
十二年癸巳門人歐陽德合同志會于南畿
時遠方四集類萃群趨或會于城南諸刹
或會于國子鷄鳴倡和相稽疑辨相繹師
學復有繼興之機矣

十三年甲午門人鄒守益建復古書院於安福
祀先生

先生居越時劉邦采首創惜陰會于安福
間月爲會五日先生爲作惜陰說既後守
益等建復古連山復真諸書院爲四鄉會
春秋兩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爲大會凡鄉
大夫在郡邑者皆與焉於是四方同志相
繼以起惜陰爲之倡也

本年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於衢麓祀先生
先生起征思田時舟次西安門人樂惠等
冒雨出候先生出天真二詩慰之明年喪

還玉山惠與王修等迎襯于草萍憑棺而
哭者數百人聲聞十數里至西安諸生追
師遺教罔知所寄洪與畿乃與定每歲會
期是年遂知府事築室衢之麓設師位歲
修祀事諸生柴惟道王之弼等又分爲龍
游水南會徐用檢等爲蘭西會與天真遠
近相應往來講會不輟衢麓爲之先也

本年五月貴州巡按王杏建王公祠于貴陽
是年杏按貴陽聞里巷歌聲藹藹如越音

又見士民歲時咸走龍場致奠亦有遙拜於其家者始知先生教化入人之深若此門人湯嘏等數十人請建祠以慰士民之懷乃爲贖白雲菴舊址立祠置田以供親事杏立石作碑其畧曰諸君之請立祠以追崇先生也立祠果足以追崇先生乎構堂以爲宅設位以爲依陳樽俎以爲享似矣未也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像于其外不若佩教於其身云云

十四年乙未直隸巡按曹煜建仰止祠于九華山祀先生

九華山在青陽縣先生兩遊九華宿化城寺寺僧好事者爭持紙索詩蓄墨跡甚富因思風範刻像于石壁而亭其上煜因諸生請建祠于亭前而扁曰仰止

十五年丙申浙江巡按張景提學僉事徐階重修天真書舍立祀田

重修碑記係禮部尚書黃綰筆

十六年丁酉門人周汝員建新建伯祠于越
是歲汝員以御史按浙拓地建祠取南康
蔡世新肖像以祀

本年十一月僉事沈謚建書院于文湖祀先生
文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廣環十里中積
一洲四面澄碧書院創焉謚初讀傳習錄
有省卽期執費以先生徃征思田及聞計
痛悼不已後爲行人聞薛子佩講學京師
歎曰先生雖沒傳其道者尚有人也遂以

師事薛率同志講學文湖書院置田若干
以贍師生是年巡按周汝員立師位於中
堂春秋二仲月率師生虔祀事歌師詩以
侑食後謚起僉憲江右遍復南贛諸祠謚
沒叅政孫宏軾副使劉慤設謚位附食於
師謚子沈啓原增置贍田又議附薛子位
于文湖祭期定季冬之日同志與祭天真
者同趨文湖于今益盛

十七年戊戌浙江巡按傅鳳翔建祠于龍山

龍山在餘姚縣治之右辛巳先生歸省祖
塋講學于龍泉寺之中天閣親書三八會
期于壁丁亥出征思田每遺書必念及龍
山傳因請建祠閣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
月有司主行時祀

十八年巳亥江西提學副使徐階建仰止祠于
洪都祀先生魏良弼立石紀事
吉安士民建報功祠于廬陵祀先生

先生宰廬陵七越月而入

覲至是聞計喪過河下百姓沿途哀號如悲
親戚相與築祠歲修私祀名曰報功後曾
孔化王時槐陳嘉謨等增築制益宏麗春
秋二仲皆郡有司典司祀事矣

十九年庚子門人周桐應與等建書院于壽岩
祀先生

壽岩在永康縣西北岩出瑞石空洞坼爽
四山環翠五峯前擁桐與程文德共挾岩
作室以居來學立位中堂歲時奉祀

二十一年壬寅門人范引年建混元書院于青田祀先生范子卒春秋配食

二十三年甲辰門人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祀先生

先生還自龍場與龔元亨等會龍興寺只道靜坐密室悟見心體是年珊爲辰州府同請於當道大作祠宇置贍田鄒守益爲作精舍記羅洪先爲作性道堂記

二十七年戊申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白雲山麓前對芙蓉峯幙下秀出如圭大江橫其下無民居井路邑屋華麗德洪曰民庶且富矣對曰是城四十年前猶赤土也蓋南贛洞賊流劫無常妻兒相牽而泣曰賊來曷避惟一死可待耳先生來而賊平始築城生聚以有今日

九月門人陳大倫建明經書院於韶祀先生

時大倫守韶建書院立師位與白沙陳先生並記

二十九年庚戌吏部主事史際建嘉義書院于
溧陽祀先生

四月門人呂懷等建大同樓於新泉精舍設師
像合講會

精舍在南京崇禮街初史際師甘泉築室
買田以爲同志請會之資是年復與李遂
劉起宗陸光祖等建樓于精舍設先生并
甘泉像焉

三十一年壬子南贛都御史張烜復王公祠于

鬱孤山僉事沈謚申復之也

祠在贛州鬱孤臺前濂溪祠後嘉靖初年
軍衛官兵百姓人等思師不已百姓則建
祠鬱孤臺軍衛官兵則建祠學宮之右塑
像設祀俱有成式後有異議者移鬱孤祠
像於報功祠後軍民懷憤至是署兵備僉
事沈謚謁祠像泫然而涕具由軍門乃復
修葺前祠迎師像于鬱孤張烜作記立石
先生自征三泐平山寇之後贛屬邑俱立

社學城中立五社書院選生儒行義表俗者立爲教讀教之歌詩習禮于是市廛之民皆知服長衣又手揖讓歌誦之聲溢于委巷因異議出而成規盡壞五書院遂爲強梁竊據禮樂之教息矣謚詢訪得實罪逐僭據五社復完禮教復興泯泯乎如師在日矣

卓吾子曰祠之廢興烏足爲先生輕重哉特因是可以見人心之難泯耳沈謚未親

承教但讀其書便爾誠復何必皆七十子
之徒耶生榮死哀吾謂陽明先生當之矣
沈謚復王公祠于南安

南安青龍浦先生屬纊地也士民哭泣建
祠于學宮之右歲時奠祝後有司望風承
指亦遂遷祠于委巷人心大不堪故謚具
申軍門張卒復之烏乎張亦人傑也哉
三十二年癸丑謚又修建王公祠于信豐縣

按謚虔南公移錄曰贛州府所屬十一縣

俱有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明王公祠
鬼然並存蓋因前院功業文章足以匡時
而華國謀猷軍旅足以禦暴而捍災南贛
士民咸思慕之歌誦功德久而不替尚有
談及而泣下者本縣原有祠堂後有塞門
而主者廢爲宴憩之所是誠何心哉爲此
仰本縣官吏照牌事理限三日內查究清
理仍爲洒掃立主因舊爲新不惟合邑師
生故老得俱興瞻仰之私而凡過信豐之

墟者咸得盡展拜之禮矣

沈謚復改建王公祠于南康

南康有祠在學宮之右，后異議者，遷像於旭山韓公祠內。謚謁祠，見二像，並存一室。王公有祭，無祠。韓公有祠，無祭室。又卑陋。謚訪祠西有鄉約所，前堂三間，後閣一座，規模頗勝。乃置先生之像于堂，而韓公另爲立祭。使原有祠者，因祠而舉祭。原有祭者，因祭以立祠。

本年三月安遠縣知縣吳卜相請建王公報功祠聞沈謚之風而興焉者也與人爲善焉亦可也安遠舊無祠百姓私立碑于小學故吳申請謚與張創建焉張爲立石作記扁其堂曰仰止門日報功

本月瑞金縣知縣張景星請建王公報功祠沈謚嘉獎之申請軍門張立石紀事

六月崇義縣知縣王廷耀重修王公祠于儒學東僉事沈謚巡縣爲增其未備

九月太僕少卿呂懷巡按成守節改建陽明祠
於瑯琊山

舊祠在豐樂亭右甚湫隘茲改建紫薇泉
上矣

三十三年甲寅直隸巡按閻東寧國知府劉起
宗建水西書院祠先生

水西在涇縣大溪之西縣有上中下三寺
初時俱會各寺方丈既諸生日衆方丈不
足以容乃築室于上寺之隙地又不足提

學黃洪毘與知府劉起宗乃議創建精舍
於上寺之右未就而巡按閩東提學趙鏜
繼至於是邑之士民好義者競來助役南
陵縣有寡婦陳氏遣其子曹廷武輸上田
八十畝有奇以廩餼來學於是書院館穀
俱備起宗禮聘錢德洪王畿間年一至水
西主會

三十四年乙卯歐陽德改建天真仰止祠

歐陽德曰擬師二詩石門蒼峽龜疇胥海

皆上院之景。今祠建山麓，恐不足以安師靈。於是御史胡宗憲改建于上院。江西提學副使王宗沐訪得南康生祠塑師像，極肖。乃遣諸生迎至新祠，爲有司公祭。其下祠爲門人私祭，則塑師燕居像，而請鄒守益撰天真仰止祠記。

三十五年丙辰，提學御史趙鏜修建復初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廣德州治。初鄒守益謫判廣德，創

建復初書院，至是鏜復大修之。

本年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建仰止祠于崇正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蘄州麒麟山，寵與州守谷中秀創建之以合州之選士講授師學。蘄之士大夫最表著者顧問、顧闕、親兄弟也。寵屬錢德洪，撰仰止祠記，并請至蘄合會於立誠堂，以爲諸生開迷覺悶。寵舊爲御史，巡按福建，以清軍伍戎事最號有力量，其子中

卷下
五十七
三十九
丁丑狀元甚有奇氣亦好學惜早沒也予
不見其子見其父不見其子知其子故并
及之亦以見先生之作人者雖數百年猶
且未已也

是年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守節重修洪都王
公仰止祠

大學士李春芳作記

陽明先生年譜後語

李贄曰。余自幼。倜儻難化。不信學。不信道。不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先生。則尤惡。惟不得不假升斗之祿。以爲養。不容不與世俗相接而已。然拜揖公堂之外。固閉戶自若也。不幸年甫四十。爲友人李逢陽。徐川檢所誘。告我龍溪王先生語。示我陽明王先生書。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實與真佛真仙同。雖倜儻。不得不信之矣。李逢陽。號翰峯。

白門人徐用檢。號魯源。蘭溪人。此兩公何如人哉。世人俗眼相視。安能一一中款。今可勿論。卽其能委委曲曲。以全活我一箇既死之人。則亦真佛真仙等矣。今翰峯之仙去久矣。而魯源固無恙也。是春。予在濟上。劉晉川公署。手編陽明年譜。自適。黃與叅見而好之。卽命梓行。以示同好。故予因復推本而并論之耳。要以見余今者果能讀先生之書。果能次先生之譜。皆徐李二先生力也。若知陽明先

生不死。則龍溪先生不死。魯源翰峰二先生
之與群公於余也。皆不死矣。譜其可以年數
計邪。同是不死。同是不死。真人雖欲勿梓焉。
得而勿梓。